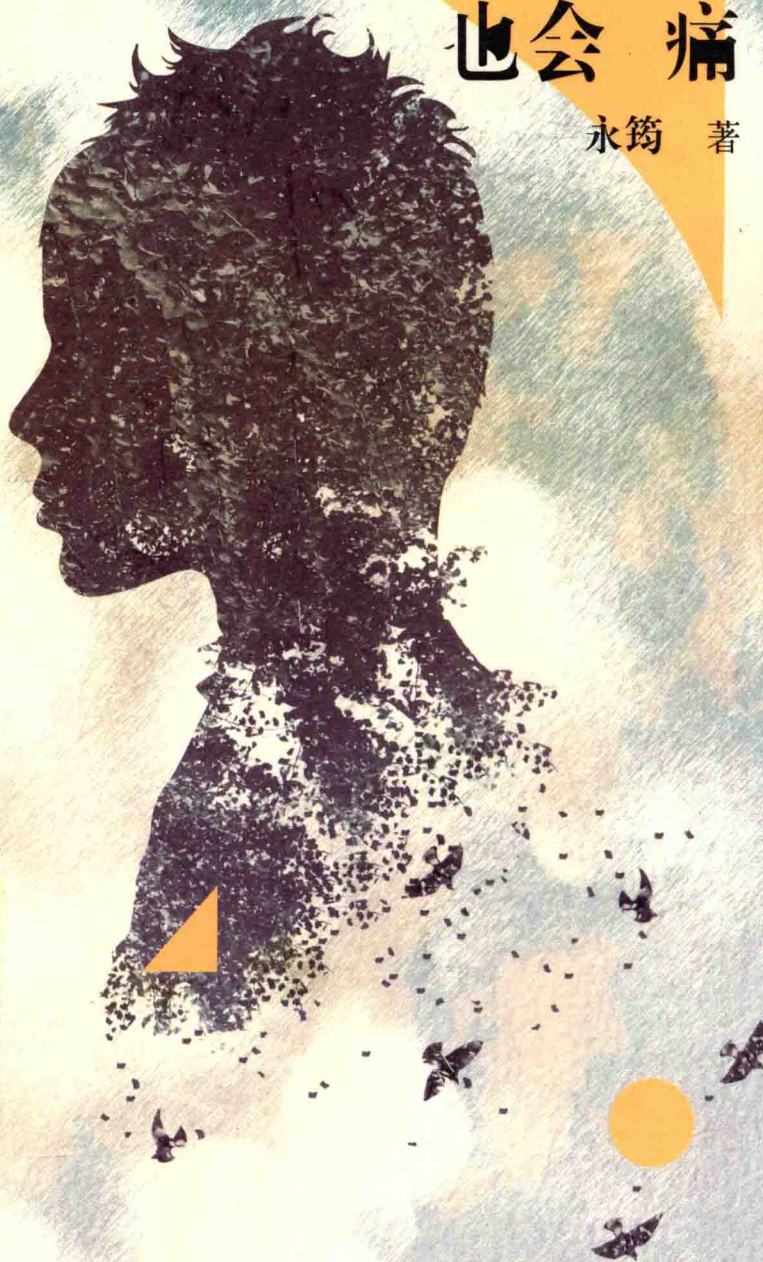


天使 也会痛

永筠 著

Also PAINFUL



作家出版社

天使 也会痛

永筠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使也会痛 / 永筠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063-7072-1

I. ①天… II. ①永…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6657 号

天使也会痛

作 者: 永 筠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93 千

印 张: 27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072-1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你认识你自己吗？你认识这个世界吗？
他们是天之骄子，处于花样年华，怀负理想，对真知充满渴望。然而，当他们“睁眼看世界”，开始认知这个世界，开始用理想构建这个世界时，现实与他们的理想脱节了，错位了。现实做了理想的主人，理想沦为现实的奴仆。在现实面前，主人公一次次陷入苦闷、失望、痛苦、彷徨、迷惘甚至绝望之中……

引 言

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所知道的，就是我的无知。

——苏格拉底

九月的熙京是最宜人的，暑气已经散去，寒意还未降临。

二十日上午，熙京大学显得有些特别。在整个国立操场周围，各色彩旗随风招展，彩球静静悬浮于半空，操场主席台下布满各色盆花，近万名学生在操场整齐列队。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大红横幅，上面写着“熙京大学××级新生开学典礼”。

这一天，是熙京大学新生开学典礼的日子。

在德良的记忆中，就是在这一天，他代表熙京大学新生在主席台上作了发言。也是在这一天，陈天衣校长满怀期望地对他讲到“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

令德良没有料到的是，就是这四个字，以及这四个字背后隐藏的实际意义，一直在后来的日子里暗中摆布着他，并深深影响着他求知路径的选择，自己的信念和信条原来也密不可分地同它孪生在了一起。

德良清楚地记得，开学典礼那天，陈天衣校长是用一种特别的语气为他作了介绍：“我们请来自磬矸山的天才，荃州理科状元，魏德良同学讲话——”

熙京的天气说怪也真的很怪，刚才日光还明晃晃的，此时不知怎么天空雾蒙蒙的。透过那层雾蒙蒙的东西，太阳煞有介事地悬在空中，就像一个隔着面纱冷眼看世间的人的脸。

德良站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显得有几分激动有几分窘迫，他用稚气未脱的学生腔讲道：“……我来自荃州南部的磬矸山区，我爱我的家乡，因为我的家乡很美。在我们那里，一到春天，冰雪还未融化，漫山遍野就开遍迎春花，那米黄色细碎的花瓣，把我们整个山村装扮得特别美丽。还有映山红，在山坡上一团一簇鲜红似火灿烂开放的就是映山红，小时候我们常爬到山坡上去采映山红，然后吃映山红的花瓣，映山红花瓣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德良抿嘴一笑，似乎在回忆自己美好的童年。

“说起吃，我就想起家乡的野蕨菜。小的时候，我每天都要上山去采野蕨菜。为什么每天采呢？因为我们那里是山区，土地肥力不够，仅有的一点耕地都用来种水稻了，很少有人家种菜的，所以野蕨菜在我们那里并不算作野菜，它是名正言顺的一道家常菜。夏天我们采新鲜的野蕨菜，用开水一烫，放些咸盐和醋，拌着吃。冬天我们吃贮存的野蕨菜。”

空中有几缕雨丝飘然落下，德良的眼睛似乎有些潮湿了。所有的人都在专注地听德良讲话，操场上静静的，有几只在微雨中迅速穿行的鸟，抛下几声鸣叫，闪电一般离去。

“除了野蕨菜，荠菜、香椿叶，还有山坡上生长的野高粱果，这些都是我家乡的家常菜。我们家乡人的饭桌上离不开这些野菜，也不能没有这些野菜。好了，这就是我要说的我的美丽的家乡，还有我美丽家乡的家常菜谱。”

德良停顿了一下，接着饱含情感地提声道：“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萌生着一个愿望，就是让白菜、芹菜、油菜这些菜也能登上我家乡的家常菜谱，让家乡人也能吃到这些菜，让家乡人以及和我家乡人一样生活在山区的人们都能过上少吃野菜的生活，让他们都能过上远离贫困的富裕生活。”

德良的声音此时有些沙哑，似乎胸腔中有什么东西堵着，他长吁一口气，高声对着新生鼓舞道：“所以，作为熙京大学的一名新成员，让我们用学到的知识来改变贫困地区的生活面貌吧！是雄鹰就要翱翔天空，是海燕就要搏击风浪！最后，我用屈原的一句话来勉励大家也勉励我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雨开始寂寞无声地下起来了。熙京大学新生开学典礼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雨中宣告结束了。

德良依然站在主席台上，目视着远方，痴痴地出神，似乎是沉浸在某种回忆中，又似乎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作着某种设想。

陈天衣校长这时走到德良身边，拍拍他肩膀，满怀期望地循循诱导道：“魏德良同学，把你的才华都施展出来吧！熙京大学欢迎你这样的好同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好样的！但要记住：——

格物致知。”

陈天衣校长走了。德良站在那里，目视着陈校长的背影，嘴里一遍遍地默念着：“格物致知……格物致知……”

透过那层灰蒙蒙的雨幕，太阳仍然亮亮地悬挂在头顶，似乎是一张戴着面纱泪眼婆娑的人的脸。

这种雨叫日光雨。

日光雨在气象学上是因降雨量水平分布不连续性引发的。产生降雨的只是狭小的一块雷雨云，形成狭小的一块雨区。因此，人们会发现，头顶的一块有雨，而不远的地方却是晴天。

日光雨多发生在北方夏季，人们常说“东边日出西边雨”就是指这种自然现象。千丝万缕的雨线从空中飘然落下，在阳光的辉映下闪耀着绚丽的光泽，使人恍然产生身置迤逦梦幻边缘的感觉。唐代刘禹锡曾对此有感而发：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魏德良，你没带雨伞吧？”

一个女孩的声音惊动了正在深思中的德良。他拭了一下脸上的雨水，看到有两个女孩共同撑着一把雨伞站在他面前。

对他说话的那个女孩长得眉似墨画，目似秋水，纤巧挺拔，雌黄微卷的长发随意散在胸前脑后，浑身散发着说不尽的高雅与柔媚。

“德良，你没带雨伞吧？”这个女孩又问。

德良点点头。

女孩微微笑了笑，把手中一把柠檬色碎花雨伞递到德良手中，关切道：“这把雨伞你先拿着用，我们俩共用一把，快回宿舍吧！雨要下大了。”

女孩说罢，微笑着把身子往另一个女孩的伞下挤了挤。

德良犹豫了。

看到德良在犹豫，这个女孩粲齿笑了：“没关系，我是经济管理学院，国际金融专业，我叫齐绮霏，你就叫我绮霏吧。你不是生命科学院的吗？理科状元，大名鼎鼎呢！”

德良点点头，又连忙摇摇头，然后轻叹一口气。

绮霏看到德良又点头又摇头的样子，终于忍不住咯咯地笑了，绮霏

的笑声中荡漾着一种青春典雅的活力。

绮霏敛了敛笑容，双腮掠过一抹红云，目光热热地看着德良：“别叹了口气，你这么优秀考进熙京大学，我们大家都羡慕你呢。你刚才讲得真好，以后有机会一定去你家乡看看，看看你家乡的迎春花、映山红，尝尝你家乡的野蕨菜、荠菜、香椿叶。”

德良不由低下头，脸上露出一些羞赧，一时不知该对眼前这个叫绮霏的女孩说些什么。

看着德良的窘态，绮霏又笑了：“这么害羞呢！好了，不逗你了，我们走了，再见——”

绮霏说完，拉着身边那女孩向台下跑去。

德良扭头目送。

这时，德良却看到一道幽深的、带着淡淡哀怨的眼神，一道与实际年龄不相符的眼神，这眼神来自绮霏身边的那个女孩。这个女孩身材娇巧，面容素洁，有着黑黑幽深的眼眸，乌黑透亮的马尾辫用紫绸蝴蝶结束着，女孩看上去显得很淑女。

在绮霏拉着这个女孩往台下跑的时候，这个女孩就一直扭着头用这种眼神看着德良。直到绮霏注意到她这种神情，使劲拽了她一把，她才转过头去。

绮霏朝德良扮了个鬼脸，边跑边冲他高声喊：“记住还我雨伞啊——”

2

德良推开宿舍门的时候，楚迪正表情严肃地埋头看着《公羊传》。

德良的推门声惊动了楚迪，楚迪抬起头，脸上僵着的肌肉渐渐舒展开来，面部泛起些许笑容。

“噢，是状元郎回来了。”楚迪调侃道。

德良放下雨伞，拿起毛巾一边擦脸上雨水，一边回头认真地说：“楚迪，跟你说好几次了，不要这么喊我，很别扭，叫我德良就行。”

“嗯，好好，喊德良，德良同学。”楚迪哈哈笑。

楚迪看德良不说话，有意打破沉默，没话找话道：“德良，你的名

字是谁给你取的，很有学问呢！”

“我二舅老爷。”德良换下微湿的衣服。

“你二舅老爷是个文化人吧？”

“嗯，他小时候上过几年学。”

“我说嘛，你看给你这名字取得，多有学问！”楚迪赞道。

“有学问？怎么讲？”德良不解。

“哎，你看啊，”楚迪的兴致来了，他用食指在桌上一笔一画写着，饶有兴趣道，“你名字中德字从结构上看，左边是彳部，右边是直和心部。彳即行，指行为。所以，德字的原意是直心而行的行为，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

“哎，楚迪，我说你这中文系的大才子什么时候改成孔乙己了？”德良笑着诘问，“你是不是也要给我说说茴香豆茴字的七种写法？”

“德良，我是在说真的，你的名字涵盖了咱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可你活这么大还不知道。”楚迪一本正经地说。

“真的？我的名字真那么伟大？涵盖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德良睁大眼睛故作惊讶状，他有些不相信楚迪的话。

“哎，德良，我给你分析一下，”楚迪用食指敲着另一只手的掌心分析起来，“你德字右边的直部，古时发‘得’的音。所以，得人心之为德。这就是说，德指一个人在处世时，一方面要心存善念，使自己保持很高的涵养，即，内得于己；另一方面又要善施于人，使别人各得其益，即，外得于人。”

楚迪说毕，咽了口唾沫。

德良点点头：“有点意思，楚迪，你接着说，我还真从来没听说过呢。”德良此时已换上一件淡绿色短袖衫，他搬了把椅子坐在楚迪面前。显然，德良对楚迪的话产生了兴趣。

德良就是这样的人，对一个新鲜话题的产生，不管它是多么精深还是多么荒谬，他都不会一下子将它全部接受或全部推翻，而是悉心聆听，认真琢磨，直至深入彻底地认识它。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的他，也造就了一个被陈校长称作“磬矐山里来的天才”的他。

楚迪看德良听得感兴趣，谈话兴致也浓起来：“德良，为什么我说你的名字涵盖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你看啊，天有天德，如常讲上天有好生之德。人有人德，如常讲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此外人们说同心同德离心离德。在古代西周，统治者讲明德慎罚，汉武帝之后统治者讲德主刑辅，盛唐时期讲德本刑用，在清朝讲尚德缓刑，所以，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泱泱五千年的历史，是由一个德字贯穿了始终。”

楚迪一口气讲完，拿起杯子喝了口水。

“哦，有些道理。”德良似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不是有些道理，而是就是这个道理。”楚迪开始进行填鸭式输灌，他感慨道，“家里人给你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一生具备优良的品德。正所谓德薄人难存。德，应该算作我们人生第一规。”

“嗯，也许吧。”德良点头道。

德良陷入了深思。

3

中午吃过午饭后，德良躺在床上小睡了一会儿，醒来后觉得自己大脑昏昏沉沉，像塞了铅似的。

这是浅睡眠的症状之一，德良知道。

从上高中的时候，午休就是这样，睡眠时间很短，睡得很轻，动辄醒来，入睡时大脑轻飘飘的，整个身体就像处在一片云团里，飘飘荡荡，浑然不知到底要飘向何处。醒来的时候整个大脑却又昏昏沉沉，身体疲倦不堪。

曾经将自己的情况问过医生，医生诊断是：长期思想负担过重，导致精神上的焦虑。医生建议是：放下思想中的包袱，通过一切手段给自己减压。

然而德良却一再反思，自己一直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如果说在上高中的时候，那种负担或压力可以解释为是来自于考上一个好大学的坚韧不拔的努力，来自于不辜负父母和家乡亲人的期望。然而当这一年七月接到熙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德良却丝毫没有感到一丝的放松和减

压，当喝下亲人们敬过的美酒时，他脸上强装笑颜，心情异样的复杂，精神上却更加凝重起来。

那是什么东西在一直搅扰着他，令他睡卧不安呢？

德良紧蹙着眉头向窗外看去，熙京大学西南一隅尽收眼底，弗朗西斯·培根大广场、世纪大讲堂、国际交流中心、新亚西亚文化研究中心遥相呼应，再往远看却是一片松柏叠嶂之地，朱红和青灰的中式屋顶在林木的摇曳中若隐若现，显得格外的神秘。

熙京大学其实德良并不熟悉。

下午没有课。德良想到了买一辆自行车，用最短的时间来熟悉一下这个学校。

德良用凉水迅速洗了把脸，大脑感觉清醒了许多。正要出门的时候，壁上的电话响了，德良犹豫了一下，接了。

是一个女孩甜甜的声音，一口标准熙京话，电话里的声音熟悉而又陌生：“喂，是德良吗？”

“你是？”德良问。

“我是绮霏。”电话那端道。

“哦，是绮霏，我正打算找时间还你雨伞呢，你在哪儿？”

“我在你楼下。”绮霏道。

“好的，你等着，我马上下去。”

“好吧。”

德良听到绮霏在轻笑声中挂掉了电话。

德良带着雨伞匆忙下楼。在楼下，他四处看，找那个有着雌黄微卷长发眉似墨画的齐绮霏。

熙京大学宿舍楼间距很大，楼和楼间培植着绿色草坪，草坪间有由青灰板岩砌成的弯弯曲曲的小道，其间散落生长着雪松和龙爪槐。不是吃饭时间，宿舍楼前显得很安静，偶尔有几个夹着书本匆匆走过的学生。风静静地从身边吹过，空气有些潮湿，还有微微凉意，毕竟上午刚刚下过一阵太阳雨。

德良踟蹰着。

一张美妙绝伦春风满面的女孩子的脸从一棵雪松后慢慢闪出，笑容

如五月盛开的笑靥花。

“德良——”女孩轻声喊。

德良吃了一惊，眼前的绮霏就如在电话里的声音一般，依然是熟悉而又陌生。绮霏已换上一件亮粉色V形领针织外套，银饰铆钉边中短牛仔裙裹着皓洁如玉的美腿。

“啊，绮霏……还你雨伞。”德良有些语塞。

“啊，不急。”绮霏也有些羞怯，面颊泛起一抹绯红，使得灿若春华的花容间更平添了些许妩媚动人。

绮霏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迅速翻她的黑色坤包。

“绮霏，找什么呢？”

绮霏此时已从包里找到一支中性笔。

“拿来！”绮霏道。

“什么？”

“雨伞啊，傻啊！”绮霏笑道。

“噢，给你。”

绮霏接过雨伞，动作麻利地掀起伞布一角，用笔在伞布内侧迅速写着字，一边写一边嘴里冲德良说：“不准看，回去再看！”

写罢合上伞，绮霏重又把它交给德良，笑容满面道：“给你五分钟时间把它放回你宿舍，再五分钟返回这儿！”

“放回我宿舍？我还你伞呀！你不要伞了？这是你的伞呀！”

“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你傻呀你！”绮霏说罢，忍不住咯咯笑了，笑得娇容满面桃花开。

德良犹豫了一下，拿着雨伞又往宿舍楼里跑去，顺着楼梯一直攀上六楼。当回到宿舍翻开这把雨伞时，他看到伞布内侧留有两列隽秀的字体：

带着它为你的未来遮风挡雨

——绮霏赠

德良愣了一会儿，忽又想起绮霏刚才说的话，慌忙合上雨伞，把它在床头放好，又噤噤地向楼下跑去。

“德良，今天你的演讲很精彩，我们都被感动了。”绮霏在德良一步之遥的前面边走边说。

“是雄鹰就要翱翔天空，是海燕就要搏击风浪。”绮霏重复着德良讲的话，“说得好啊！德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绮霏接着熟谙地重复德良说的。

“德良，你能告诉我吗？你是不是一直在这种求索精神的支配下才从磧碭山区走出来的？德良，你能告诉我吗？你的理想是什么？”绮霏放慢脚步，有意和德良并排走在一起。

“也许是吧，”德良想了想，边走边体会着说，“父母没什么文化，可他们从小就教育我要做个争气懂事的孩子，我过去的那些老师也无不时时教导我，要奋发，要自强，我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

德良说到此，把目光投向绮霏：“我们的父母和老师都会这么教育我们的。”

绮霏迎着德良的目光点点头。

德良又道：“所以，这也就养成了我对知识的渴求。然而，你知道，我们所学知识是要应用于这个社会的，所以我的理想是……”

德良迟疑了。

“说下去，德良。你的理想是什么？”绮霏追问道。

“因为我们所学知识是要应用于这个社会的，所以，我的理想会应着这个社会的需要而发生转变。”德良终于说出了在他内心深处隐隐的一种感觉。

听了德良的话，绮霏似乎有所感悟，但还并不真正明确，接着又问道：“那你是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科学家吗？”

“也许吧，也许我会当一名自然科学家。但也许……”

“也许什么，德良，也许会干什么？”绮霏侧过脸追问。

“也许我会去学习社会科学。因为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我渴望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

“但你所学的基因工程专业是很有发展前景的呀!”

“也许吧，基因工程确实是一门前沿的自然科学。”德良目光静静眺望着远方，语气深重道，“但我们并不能为追求发展前景而去学习吧！如果追求发展前景，那长久下去，人们的知识不就固守在少数几个领域了？知识还怎么会向着更广袤的方向发展？知识还怎么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德良，你的话我虽然听得有些不很明确，但我相信你，你干什么都会成功的。”绮霏满怀信任地冲德良点点头。

因为上午刚刚下过雨，道边积着一滩水，德良迈过积水，把一只手递给绮霏，绮霏接住德良的手，像只雨燕般欢快轻灵地跨过这滩积水。绮霏的手温软滑腻，德良一阵心跳，他知道自己的脸此时肯定是红了。绮霏双颊绯红一片，分外柔媚，她默默低下头，同德良手牵手肩并肩走着，从绮霏掌心中，德良能感觉到她热烈的心跳和火一样的热情。德良和绮霏怀揣同样的心事静静走着，默默品味着来自他们内心深处那种说不出的甜甜的感觉。

道路向西北延伸，这条路叫“紫荆路”，主干道两侧环境治理得非常好，枝繁叶茂的槐树和杨树隔出宽阔的步行道，步行道外侧不时会看到由绿叶小槲围成的整齐的草坪，草坪间种植着紫荆和木槿。时下正是木槿花期，白、粉红、紫红的大朵木槿花艳丽绽放，一团团一簇簇开满整个枝身，花叶交相辉映，光鲜夺目，蔚为壮观。整条紫荆路都浸没在随风飘荡的浓郁花香中。

紫荆路上的学生多起来。绮霏娇容满面地看了德良一眼，从他手中抽出自己的手，沿着步行道小跑着，然后，拐进道边花圃中。绮霏闻花圃中一株株烂漫开放的木槿花，像个在花丛中绚烂飞舞的彩蝶，绮霏面部荡漾着醉人的春色，似乎被这里阵阵浮动的花香所醉。

穿过披满蔷薇枝蔓的花廊，眼前出现一片色彩艳丽似花非花的植物，绮霏奇异地轻声呼道：“德良，你看，这是花吗？好艳丽啊！”

德良跑过来，看到一片一米高的苋科植物，菱状叶，顶部红黄绿三色叶搭配，红为鲜红，黄为亮黄，绿为透绿，似花非花，艳丽无比。

“绮霏，这不是花，是雁来红。”德良道。

“雁来红？”

“对，是雁来红，这些植物的叶子在秋天会变色，而当它们叶片变色时，正值大雁南飞之时，所以就被称为雁来红。”

“哦，雁来红……雁来红……大雁来时变红！”绮霏凑近叶片，细细看着，闻着，目光中一片遐想之色。

“关于雁来红还有一个传说，说它是由一个叫红香的姑娘所变。”德良遥想着。

“红香？”

“相传，在盐河边上，有个小伙叫雁子，有个姑娘叫红香，他们相互爱慕，订下婚事。可红香被当地恶霸的儿子看中，于是，恶霸就打发雁子到很远的地方去做苦工，并逼迫红香与他儿子成婚，红香宁死不从，一头撞死树下。后来，红香坟头就长出这种似花非花的植物。雁子听到红香死讯，也悲痛致死，死后变成一只大雁，大雁飞到红香坟旁时，红香坟头这种植物叶子就变得鲜红。于是，这种植物就被叫作雁来红。”

“哦，好动人的传说呀！”绮霏感叹道。

德良牵起绮霏的手，欣然道：“绮霏，往北走走吧！”

沿着紫荆路往北走，刚拐过路口，迎面过来一青年，强行把两张纸塞进德良手中。德良一看，是广告纸，熙京大学北门外一家餐饮店做的广告。广告词颇吸引人：

吃海鲜水果菜，喝水晶葡萄酒。

一个液体的狂欢节！

——熙京大学北门外四季海鲜城

绮霏把两张广告纸都拿在手里，折一张放入自己的坤包，笑吟吟道：“德良，看到了吧，巨大的贫富分化！在你家乡磬砣山区，人们吃的是野蕨菜、荠菜、香椿叶，而在这里人们吃的是海鲜水果菜。海鲜水果菜，你没吃过吧？”

德良苦笑着摇头。

绮霏道：“不光你没吃过，我从小在熙京城长大，也没吃过海鲜水果菜。海鲜和水果也能配菜！现代人真会吃！找个时间去看看。”

前面地势高低不平起来，德良和绮霏攀上一个人工草丘。站在丘顶向下望，有一个半亩大小的月牙形池塘，池塘周围垂柳枝条如发丝一般拂过水面，荡起阵阵涟漪，池水不深，清澈见底，有红色黑色金鱼在池底板岩上游弋。

池塘名曰：翠清池。

此时绮霏已将手中那张广告纸折成一个精致的纸鹤，放在掌心给德良看。

德良看了道：“一只纸鹤，代表唯一的爱。”

绮霏白了德良一眼，嗔道：“呸，这个你也懂？”随后，又一捂耳，蹙眉做出难解的样子：“还唯一的爱！谁和谁呀？怎么刚认识你就听你说这种话？真肉麻呀！”

听绮霏这么说，看到她这个表情，德良不由呵呵乐了。

翠清池边用乱石修砌，有一些不知名的草在乱石间长着。看着这些疯长的乱草，德良忽然想起“君子之德为风小人之德为草”这句话，又想起上午楚迪的那番话，德良此时不禁告诫自己，处世务重德行。

“德良，我的纸鹤掉到水里了！”绮霏忽地惊声道。

德良望过去，果然看到绮霏刚才折的纸鹤漂在翠清池水面上。绮霏朝德良望一眼，嘟着嘴默默道：“我下水把它捞回来。”边说着，边开始脱鞋。

“绮霏，我来捞！我穿着凉鞋。”德良止住绮霏，开始挽裤角。

德良踩着岩石在池水里走，逐渐向那纸鹤靠近。当他快要探身够到纸鹤时，绮霏却从地上捡起一个石块，朝他面前水面投去。石块击水，德良身上脸上顿时被溅满水渍。他一脸狼狈地抬起头，看着恶作剧的绮霏，绮霏却神采飞扬地笑着，用一个相机向他瞄准。德良慌忙擦脸上水渍。灯光一闪，德良的样子被相机定格成为永恒。

“这叫痛打落水狗！”绮霏得意地大声道。

“我要把它放大挂在床头！”绮霏咯咯笑着，从翠清池边跑开了。

向东又走过几个草坪花圃，拐过一个路口，看到两幢建筑，一幢是二层中式古典建筑，一幢是八层现代造型玻璃钢弧形建筑。这两幢建筑就是熙京大学莘莘学子求知识的地方——熙京大学图书馆。二层中式建